

熊育群

上世紀90年代初，湖南青年熊育群離開家鄉來到廣州，開始了與嶺南文化的不解之緣。那時他從知名的同濟大學土木工程畢業不久，放棄湖南省建築設計院的優厚待遇投身文學，成為同學眼中不務正業的「異己分子」。雖然讀大學時他投出去的詩歌一首也沒發表，但「就是喜歡，有什麼辦法呢！」這一跨界從此改寫了他的人生。

20年來，熊育群目睹了廣州乃至整個廣東的驟變，物質的急劇增長、城市的極度擴張，並沒有讓他的詩心迷失，而是執意行走在嶺南大地，發掘繁華背後的遺跡，傾聽歷史的迴響。他從異鄉人成了嶺南文化學者。近期，他的最新力作《田野上的史記——行走嶺南》面世，以個人切身的體驗與視角，抒寫着他所感悟的嶺南大地上歷史與現實激烈的碰撞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 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

異鄉人的嶺南史記



熊育群的新作《田野上的史記——行走嶺南》面世，在深圳中心書城與讀者交流。



熊育群熱衷於在行走中感受歷史，圖為他在地中海土耳其特洛伊古戰場。

人物小傳

熊育群，端午節出生於湖南嶽陽屈原管理區，同濟大學建築工程學系工民建專業畢業，曾任湖南省建築設計院工程師、湖南省新聞圖片社副社長、羊城晚報高級編輯、文藝部副主任，一級作家。

現任廣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、廣東文學院院長、中國作家協會散文委員會委員、同濟大學兼職教授。

1985年開始發表詩歌，獲得第五屆魯迅文學獎、第二屆冰心散文獎、《中國作家》郭沫若散文獎、第十三屆冰心文學獎、全國報紙副刊年賽一等獎等。出版有詩集《三隻眼睛》，長篇小說《連爾居》，散文集及長篇紀實作品《春天的十二條河流》、《西藏的感動》、《走不完的西藏》、《羅馬的時光遊戲》，攝影散文集《探險西藏》，文藝對話錄《把你點燃》等作品。

和很多外地人一樣，熊育群剛剛到廣東時，在故土文化和嶺南文化的衝撞分裂中度過了頭幾年。後來隨着時間的推移，他慢慢融入了這個環境，並受嶺南文化務實精神的影響，改變了自己原來略嫌浮華的文風。「我原來寫詩，華麗、空靈、感傷，情緒的表達比較多。到廣州之後，我學會了樸素，用實來表現虛。這是我文學創作中的重大轉折，是廣東文化給我的衝擊。」

真正讓熊育群走進廣東文化並產生研究和寫作的熱情，是他到了梅州、潮州等地之後，才覺得自己「孤陋寡聞」，越深入了解就越發現廣東是塊歷史文化的寶地，熊育群感歎，「比如潮州，是中國最有文化的地方，陶瓷、潮繡、木雕。精緻的飲食，貴族式的生活方式，民間對生活品位的講究到這種程度，據說有的地方農民插田都要插得像工藝品一樣。」

田野調查 觸摸土地上的歷史

在熊育群看來，中國近代史是從廣東開始的，中國走上現代國家之路也始於這片面向海洋的熱土。在廣東20多年，創作從詩歌轉向以散文為主，散文題材又以廣東為主，這全因為這塊土地豐富的歷史文化積澱。100多年偉大的歷史進程以它豐富的遺存、活生生的現場讓他欲罷不能，在一次一次的田野調查中，他發現了很多被一般作家和研究者忽略的部分，這些成為他作品中新鮮的、獨一無二的、別人難以模仿的內容。

「大鵬所城，是明朝海禁時閉關鎖國的軍事城堡，現在變成了一個改革開放的窗口——鵬城，深圳特區，這讓人很驚訝而且有戲劇性。」他還發現，1394年廣東沿海有29座這樣的大型城堡幾乎是同時修建的，數萬人馬開赴海邊，這實際上是一座「海上長城」！它沿着廣東的海岸線一直到山海關、海參崴。「它不是砌一堵牆，而是烽火台連接起一座又一座城堡。這是多大的規模？這麼大的歷史事件卻鮮有人提及。」

把自己當成「傳感器」

挖掘廣東的歷史文化，成為熊育群創作的主線。有時是知道那段歷史主動去追尋，有時是去了之後發現了什麼受到觸動，然後再挖下去。對熊育群來說，感受歷史現場，比寫文章更重要。

他寫客家人的遷徙，就把客家人遷徙的路線進行全面了解——三次大的遷徙，什麼年代？什麼路線？把客家人居住的地方都跑遍了。從江西到福建，再到廣東，他跟當地文化人接觸，住進客家圍屋，採訪客家老人，參加當地的民俗節日，收集的材料背回來摞起來差不多一米高。

光河源龍川，熊育群就去了6次。他說，這個地方很重要，秦始皇統一中國，部隊到了南嶺，其中趙佗的一支就是從龍川打進嶺南的。他在龍川建了仡城，部隊挖的井還在。後來他在廣州番禺建立了南越國，這是廣東與中原大融合的開端。「我去看當年挖的井，還有石獅，好多東西還在那裡，這些就讓你有一種感覺，歷史突然在你眼前復活了。你跟他沒有時間的距離，以作家的敏感是感覺得到的。我就把自己當成一個傳感器，把自己丟到歷史現場，把我生命的體驗，活生生的感覺，用文字表達出來。」

詩的語言寫散文

看上去文靜樸實的熊育群，骨子裡可是個百分百的文藝青年。畫畫、唱歌、寫詩，為了看一個羅浮宮藏畫展，通宵排隊買票。大學畢業時，很多人去考研究生，進大學當老師，或者當工程師，熊育群卻選擇了文學。一個同濟大學學土木工程專業的學生，放棄建築來搞詩歌創作，在別人眼裡，是很可笑的，同學把他當「異己分子」看，說他不務正業。「但就是喜歡，怎麼辦呢？也許我當不了一個作家，但是我做了一件喜歡的事情，不成功也不後悔。我把自己賺錢的專業放棄，去搞詩歌，肯定是當成了人生的一個信仰。」

三十年文學創作路，為了自己的信仰，熊育群付出了很多辛苦的勞動，也逐漸從詩歌轉向散文、小說等各種文學體裁的創作，出版了18部著作，其散文集《路上的祖先》獲得第五屆魯迅文學獎，長篇小說《連爾居》進入中國作家年度長篇小說排行榜。讀熊育群的書，特別是散文，能在平凡質樸的民間體驗中感受厚重的歷史，其文字給人一種詩意的享受。

熊育群說，自己對語言要求很嚴格，有時寫一句話會反覆改，直到逼近了真實的感覺。實際上這是詩才有的功能，但他的散文也力爭用這種接近詩的語言。在訪梅州大埔時，他就曾寫道「梅江、汀江、梅潭河是梅州客家人念念不忘的江河……是他們生命的來路。江水在巍峨的群山間迂迴迴繞，像天空落到了山谷，把靈秀之氣融入了如夢山河。」

熊育群 著
《田野上的史記》
定價：38.00元

熊育群，湖南嶽陽屈原管理區人，同濟大學建築工程學系工民建專業畢業，曾任湖南省建築設計院工程師、湖南省新聞圖片社副社長、羊城晚報高級編輯、文藝部副主任，一級作家。現任廣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、廣東文學院院長、中國作家協會散文委員會委員、同濟大學兼職教授。出版有詩集《三隻眼睛》，長篇小說《連爾居》，散文集及長篇紀實作品《春天的十二條河流》、《西藏的感動》、《走不完的西藏》、《羅馬的時光遊戲》，攝影散文集《探險西藏》，文藝對話錄《把你點燃》等作品。

熊育群的最新力作《田野上的史記——行走嶺南》面世，以個人切身的體驗與視角，抒寫着他所感悟的嶺南大地上歷史與現實豐富的牽連。

行走廣東 對嶺南土著的暢想

熊育群對廣東歷史文化的關注，緣起於2000年左右一次客家之旅。當時他去了幾處客家地區，精神上突然找到了「回家」的感覺，孤獨感消除了，這種奇妙的感覺，讓他對客家人一下子產生了興趣。他把這個過程寫成了文章《客都》，收錄在《田野上的史記》一書。寫這篇文章時，他也逐漸發現了大家對嶺南文化的認識其實很片面。「嶺南文化對中國現代國家轉型的巨大作用，嶺南的文化還不為世人所知，甚至在嶺南之外形成了一種偏見，這都是極不應該、極其令人痛惜的。」

熊育群感歎，嶺南文化是最豐富、最具自己特點的文化。在嶺南文化中，熊育群注意到兩個方面，一個是移民文化，這是本土化的中原文化；另一個則是西方文化，就是東西方文化大碰撞。其中移民文化是在一個土壤裡形成的，這個土壤便是百越土著文化。

百越的消失

關於百越族，最早有記載的是秦始皇統一中國，他派了一支50萬人的軍隊打到嶺南，然後統一嶺南。任囂和趙佗是統帥，任囂在廣州實行了跟土著融合的政策——通婚，也重用當地百越族人。這些在歷史典籍中有一些記載，但非常少。

這些年來，熊育群一直在廣東各地尋訪，想尋找這些嶺南土著的生活遺跡，卻發現真的太少太少，既沒有留下多少名人，也沒有留下像樣的遺物。雷州半島的石狗勉強算得一個。這個石狗相信是留下他們生活遺跡的東西。它是生活中的藝術作品，同時，雕塑填補了中國雕塑史的一些空白。

而現在，廣東人的祖先幾乎都是從中原移民過來的。百越土著到哪裡去了？誰也說不清，也許我們的血液裡融合了他們的血液，他們的基因進入了我們的身體；也許他們被趕走了，去更遠的地方了，東南亞或者其他更加遙遠的地方。總之，這塊土地上現在全部都是中原人的後代。原先的土著人就

像浮萍漂走了，一點痕跡都沒了。熊育群歎息，他們是嶺南文化最遠古的、最原初的東西，他們對我們的影響一定不小，但我們自己搞不清楚了，嶺南文化主體變成了移民文化。

廣東三大民系的前世今生

歷史上的數次大遷徙讓廣東形成了以客家人、潮汕人、廣府人為主的三大民系。談起各個民系的來龍去脈，熊育群滔滔不絕。

他自己最為感動的是客家人。「他們的特性明顯，這個民系對中原祖先、對中原文化念念不忘；他們對自己生命來源的追尋都渗透到自己的生活中去了，這種對根的自覺意識，世界上任何一個民系都沒有這麼強烈，所以它保留的中原文化的痕跡或者烙印也特別深。」

以建築為例。梅縣南口鎮橋鄉村的圍龍屋，是梅州客家最典型的民居，房屋相連呈半橢圓形分佈，大橢圓套小橢圓，一圈圈向外擴散，中間是圓弧形的過道。過道有門通往屋內地坪和半圓形的洋塘。包在中心的是家族宗祠。這些獨特又傑出的建築形式，是客家人在這片土地上的創造。他們為了適應新的環境，為了不忘記中原文化，以空間體現着儒家的綱常倫理，表達着追宗認祖的心結，一個家族的血脈在空間上得以呈現。

而潮汕人的歷史似乎是一個謎，熊育群看來，潮汕人有一種貴族的文化。到潮州先看飲食——潮菜，菜式做得非常精巧、精細，器皿也非常精緻，很多菜配有作料，一個菜有時候有兩三種作料，吃得十分講究。潮州人的功夫茶喝出了繁縟的茶文化。潮汕地區經濟不算最富裕，但是這種趣味和飲食的習慣又非常貴族化。

同樣，其建築也非常精緻，紀念韓愈的韓公祠祠瓦片那麼小，瓷磚的貼花跟刺繡似的，做工考究，非常精美、非常精細。有的地方農民甚至把種田當成繡花，橫平豎直，對秧苗間距到了苛求的程度。



熊育群是個百分百的文藝青年，畢業於同濟大學土木工程專業，卻轉投文學創作。

商業發達的廣府文化

說起廣府人，主要是指珠三角一帶的居民。他們成了廣東的代表，外省人大都以對他們的印象當作對廣東的印象。廣府人經商時間長，廣州是千年商都，通商的歷史有2000年了，商業文明在這個地區特別發達。商業那種講規矩、講誠信、務實的精神在這裡孕育、成熟。他們的眼界也是最寬廣的。中原文化還找不到明顯的蹤跡，如宗族、族譜、拳術。他們也憤終追遠、尋根認祖，把遷徙之路翻過南嶺山脈的第一站珠璣巷當成祭祖的聖地。但他們也接受外來事物的影響，像自梳女這種梳起頭髮終身不嫁的女人群體也出現了，經濟能夠獨立了，不再依附男人，這在中國歷史上也是不可思議的事情。

編者按：自本周起藝粹將調到周六刊登，名人薈逢周五見報